

美国名将全传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FAMOUS GENERAL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名将全传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

主编：祁长松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

全名：Joseph Warren Stilwell

绰号：醋性子乔

生卒：1883. 3. 19~1946. 10. 12

出身：绅士

学历：大学（西点军校）

职务：第3军军长、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10集团军司令等

军衔：四星上将

夫人：弗雷德·史密斯（温妮）

参战经历：1942年4~5月，在缅甸曼德勒以东地区指挥中国军队阻击日军；1943年10月指挥中美联军和云南远征军进行缅北战役；1944年8月指挥部队攻占北缅重镇密支那。

著作：《史迪威文件》；《中缅印战区史》。

名言：一个人只要不辜负国家的期望，不虚度一生，也就心安理得了。

一、西点毕业 母校任教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祖籍英国。1883年3月19日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的绅士家庭。为纪念在他出生时进行照料的一位行医的朋友，他的父亲给他取名约瑟夫·沃伦。

史迪威的父亲本杰明·史迪威博士是一位仪表堂堂、聪明、英俊的绅士，有舒适的生活条件和多种功夫及不太深的本领。21岁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但是没有从事法律工作。史迪威的母亲叫玛丽·皮思，1880年父母结婚后，迁移到佛罗里达州的帕拉特卡附近的一座种植园，打算兴办南松木材业。史迪威出生后，他父亲放弃了木材业，同全家一起回到了扬克斯，并去学医，取得了学位，但是这个职业也没有吸引住他。1892年，全家搬到了伯克郡的大巴林顿附近的一个农场。4年以后，又回到了扬克斯，在那里，老史迪威接受了一家公用事业单位西切斯特照明公司的一个职位，最后成了该公司的副总经理。

史迪威的父亲对孩子教育要求严格，史迪威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然而，他又是个活泼、精力旺盛、聪明伶俐的孩子，常常干出爬上房顶、把兔子淹死在饮马槽里的事。他极端讨厌每逢礼拜日要他一天作三次的祈祷，包括去教堂、主日学校和晚祷时听人讲道。

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史迪威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他喜欢打网球、划赛艇，同学们称他是“橄榄球队的动力、鼓舞力量和战地指挥官”。他对赛跑的兴趣也很大，还当上了一家报纸体育版的通讯员。强壮的体魄为他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基础。1899

年，史迪威从杨克斯公立中学毕业。校长在其结业报告中称他是个模范学生，各科学业成绩优良，精力充沛，有办事能力，没有坏习惯。其父认为16岁就进大学年纪太小，故而让他继续留校学习。然而，这个“模范学生”竟在此期间学会调皮捣蛋，从而改变了后来的发展方向，这却是其父始料未及的。其父决定把他送入西点军校，史迪威亦乐于从军。

1900年，史迪威考入西点军校，接受军事基本训练和理论教育。为了使军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不折不扣、不加怀疑地服从命令，并能卓有成效地履行职责，军校对初入校的学生进行各式各样的体罚：强迫他们坐在刺刀上；向被迫只穿一条裤衩跑步的新生身上浇凉水；用绳索拴住新生的拇指把他们吊起来；强迫新生在澡堂里倒立；长时间地平端步枪；喝辣酱油；一次吃满满一盘蜜糖；强迫两个新生打架；在桌子底下吃饭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侮辱。这种恶作剧式的训练，对于初年级学员是司空见惯的。

新生的生活结束后，史迪威就像穿过一条黑暗的隧道来到阳光明媚的地方那样，进入了高年级。他努力学习为造就一个军官所设置的全部课程。在学习中还显示了善于学习语言的天赋，在第2学年中，他的法文成绩是全班第一名。除了学习，余下的精力使用在他持之以恒的体育活动中。

史迪威当过校越野长跑队队长，还是校篮球队和橄榄球队队员。史迪威不仅善于学习外语，而且特别喜欢阅读惊险小说。1904年他以124人中名列第32位的成绩从西点毕业，以少尉军衔赴菲律宾服役。

在菲律宾服役一年两个月后，1906年2月他接到通知，要他到西点军校现代语系任教官。他在日记上把这作为一件自豪的

事写道：他是“1904年第一个回国的人”。他还列出了向他表示祝贺的7个人和没有向他表示祝贺的9个人的名单，这表露出他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

史迪威在充任教官的前三年里是教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然而，军校里的生活不能使他满足，由于离家很近就更是这样。他坐不住，有好奇感，在1907、1908和1909年，每年夏季他都以学习西班牙语为理由请假去“海外”。第一次是去危地马拉，第二次是去墨西哥，第三次是去中美洲。

第4年，学校给史迪威增添了一项任务，担任战术教官，后来又从教外语转为教历史。他在战术系供职期间始终是篮球、棒球和田径队的教练，第4年还充当了橄榄球助理教练。

在动身去墨西哥之前，25岁的史迪威认识了那位后来与他结婚的姑娘。她是他妹妹玛丽在私立学校的同班同学、锡拉丘兹市的弗雷德·史密斯（爱称“温妮”）。1910年春天，他们订了婚并在当年10月结婚。

1911年1月，他同妻子一起乘坐“谢尔曼号”运输船启程去菲律宾。3月，他晋升为中尉。到9月，他已经积蓄了3个月的假期，于是决心同妻子利用些时间多看一看东方的特色。然后她将回国等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

他们于9月14日乘船去日本，先抵达长崎，从那里开始游览了内海海滨，一直游览到广岛。11月间，他的妻子回美国，他在送别妻子后自己继续旅行，亲眼看了中国。12月9日，史迪威返回菲律宾。

1913年8月，史迪威重返西点军校任英语和历史教官。次年夏季，改任现代语言系教官。1916年，调任纽约普拉茨堡军

事教官，晋升为上尉。1917年，在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后，晋升为少校临时军衔，任旅部副官。

1917年12月，史迪威被派到法国战场任美国远征军司令部参谋。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正激烈地进行。不久，他又被派往美军第4军任首席情报官。由于史迪威法语娴熟，并参与作战组织工作，表现很出色，晋升为中校。第4军参谋长称赞他有非凡的天才，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最能干的情报官之一。

战后，史迪威返回美国，撤销临时军衔，成为上尉军官。

二、了解中国 任职中国

1919年8月6日，他被任命为代表陆军的驻华首任语言教官。接着，他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一年以后，史迪威少校携带妻子孩子来到中国任职，只用中文译名“史迪威”。任职期间，两次被国际赈济委员借调，出任修筑山西和陕西公路的总工程师，长期接触中国下层群众。

在1921年到1923年的3年时间里，史迪威先后到东北、华北、西北、江南各省和蒙古旅行考察，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接触交往，包括拥有奴隶的大亨，和船上那些不论阴雨、不论严寒酷暑、不论饥饱、总是跳来跳去、整日乐呵呵的水手，上岸以后又到农村进行长途旅行，在尘土、暴雨、恶臭和肮脏中行走……

1923年7月9日，史迪威一家乘船回国。返回美国以后，年过40的史迪威又回到了学校。1923~1924年，史迪威入美国本宁堡步兵学校学习，随后出任校长助理。

1925年，史迪威又进入利文沃思学校。他在这里学习了步

兵野战的各种战略战术。1926 年毕业后，他放弃去法国参谋学院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来中国。史迪威一家又一次成为驶往中国的陆军运输舰的乘客。1926~1929 年，他先后担任驻华美军第 15 步兵团营长和团参谋长，与马歇尔共事。1928 年，史迪威晋升为中校。

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新军阀的混战。由于史迪威具有熟悉汉语和情报业务的特长，因而他对各方军队的兵力和战争的进程了如指掌。

1929 年 4 月，史迪威返回美国。此时，他已获得研究东方问题的权威身份。1929 年 7 月，史迪威调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成为副校长马歇尔推行教学改革的得力助手，获得“能胜任平时和战时的任何指挥工作”的评语。某学员曾在史迪威特别刻薄地批评学员队的野外演习情况之后画出史迪威绷着很友善的面孔从醋瓶里钻出，而醋瓶的商标上拥有 3 个 X 的漫画，对此表示欣赏的史迪威从而获得著名的外号“醋性子乔”。1933 年，他改赴第 9 军任职，全家在卡梅尔定居。

1935 年 7 月，史迪威晋升为上校之后，重返中国，担任美国驻华武官。

这时，日本在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和热河之后，正策划着霸占整个华北。作为武官，史迪威以军事观察家的身份和眼光去观察、研究日本正在一天天蚕食中国的事实。他认为，日本的侵略企图在北平比在南京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东交民巷北大场，日军步兵和骑兵每天在刺耳的军号声中进行军事训练；在大街上，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到处乱跑，或乘坐着插了太阳旗的小汽车飞驰。史迪威同关心中国的人们一样憎恶这些日本人。

而在这时，蒋介石却为了转移人民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注意而发动“新生活运动”。对此，史迪威以厌恶的口气指出，蒋介石到处组织这种俱乐部，要求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拥挤”、“不要拖拉”……“这对于一个需要做更多的事来对付危难的国家，是毫无意义的儿戏。”

1937年7月7日，驻北平日军向驻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抗日战争爆发了。为了搞清日军情况，了解战争进程，史迪威挑选了5名高级语言教官组成一个情报网，将他们派驻各城市，让他们了解日本飞机的架次、运送兵员和物资的日本列车和卡车的数目、中国军队驻扎的方位和中国军队集结的迹象等。史迪威把他们搜集来的情报电文底稿汇集起来放在办公桌上，供记者们翻阅。

8月13日，淞沪抗战开始。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故意把战火引向上海，其目的是把日军拖到中国心脏地区，以便使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抗战。同时，促使外国进行干预。蒋介石始终死抱一个宗旨：消灭共产党，等待外国来击败日本。

9月下旬，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胜仗。这场胜利振奋人心，也引起了史迪威的注意。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值得研究的战术。他曾与史沫特莱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分析研究平型关战斗。

1939年，史迪威同溃败的国民党政府到了重庆。他在给参谋部的军事情报中概述了对国民党政府失败的看法，他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其原因在于蒋介石总是怀疑有人反对他。蒋介石不敢让部下掌握权力，不敢信赖自己的部下，总想尽可能多

地把指挥权揽在自己手里，蒋介石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相比之下，史迪威对八路军很感兴趣。1938年春，他和史沫特莱在汉口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拜访周恩来并同他一道进餐后，他发现周恩来“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国民党身穿毛领大衣、脚登皮靴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对照——那帮家伙一个个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而周恩来仪表英俊，很有涵养，文质彬彬，深得外国人喜爱。通过与周恩来、叶剑英的谈话，史迪威感到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热诚、精力充沛，他们在追求中国革命久未实现的目标，也没有被权势所腐蚀。

1939年5月，史迪威返回美国。9月，他被晋升为准将。当时的美国情报处处长说：海军情报部一直是依据史迪威的报告了解中国战争真相的。

1939年9月，史迪威回到国内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在德国闪击波兰的刺激下，步2师同其他部队进入紧张的冬训。在1940年1月份的野外演习中，师长克鲁格让史迪威指挥进攻“敌军”。史迪威给这个角色带来了生气，使野外演习一改以往“单调和迟钝”的通病。正如他的战友所说：“他要的不仅仅是演练，而是取胜。”史迪威的确是把演习比作实战。他始终认为，尽管中国的抗战开始后，美国政府严守中立，也未对日实行禁运，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美日之战正在到来。

为此，史迪威紧张地忙于训练部队，每天工作达16个小时。他拟定计划，对部队进行监督和检查，安排士兵和军官训练。他先训练军官，然后再由军官训练士兵。不久，他又建立了一所军

官学校。马歇尔评价史迪威想象力丰富，灵活多变，自信心强，是个出色的战术指挥家。

1940年7月，史迪威提升为步兵第7师师长。9月又被晋升为少将。在这期间，他制订计划，训练官兵，改善指挥，参加陆军全国性大演习。

史迪威从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和卡尔森上尉那里了解到，日本的战争机器是个三流水平的军队，进攻能力较差，运输系统不协调，空军和地面部队难以配合，炮兵打不准等等。他曾信心十足地说，让他率领一支装备齐全的中国军队和作为突击部队的两个美国师，他就能在6个月内把日军赶出中国。

1941年6月30日，史迪威因率领步兵7师在训练演习中表现突出，被晋升为第3军军长。

三、听从调遣 再去中国

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进行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英、美大使，建议亚洲反轴心国家结成同盟，组成以美国为首的战争委员会，协调各方的军事行动。

12月24日，英美等国首脑和他们的参谋长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请蒋介石担任独立的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不久，蒋介石接受了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部统帅的头衔，同时，蒋还提议美国派一名高级军官做他的盟军参谋长。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史迪威率第3军在美国西部的奥德进行训练演习。12月22日，史迪威接到召见的命令，要他立刻前

往华盛顿。他乘飞机到华盛顿后，直接来到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听说总部拟挑选他指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个进攻战役——在法属西非登陆，这次行动的代号是“黑色作战计划”。不久，阿卡迪亚会议决定了欧洲第一的战略，同时制定了在大西洋摩洛哥沿岸卡萨布兰卡登陆作战的计划，目的是在地中海地区占领一个能够阻止轴心国控制该地区的基地，然后以该基地为基础，最终夺取欧洲战场的主动权，该作战计划的代号为“体育家”。史迪威在为“体育家”作战计划而努力时，他发现整个事情都处在游移不定的状态中，这是由于太平洋初战日军步步得胜，给盟军指挥造成极度的恐慌；盟军各国有着不同的利益，因而制定出不同的抗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体育家”计划不得不于1942年1月10日取消。

在取消“体育家”作战计划的同一天晚上，史迪威应邀来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家中。史汀生提出让史迪威前往中国。史迪威说：“我听从调遣”。

在以后几天里，史迪威忙于研究有关中国的文件，凑集参谋班子，拟写申领清单，长时间与宋子文和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小组人员交谈。

史迪威的头衔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租借物资总监督、同盟国各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他的职责和任务目的是保障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部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提高美国援华作战物资的作用”。史迪威将上述任务归类时发现，他有8个不同的头衔和职责。

美国政府派遣史迪威去中国，与蒋介石的愿望大相径庭。蒋

介石要的是一个十分顺从、职务很高、具有国内影响，同时对中国情况若明若暗、以至无法对蒋介石的要求提出批评的人。一句话，蒋介石不希望派出史迪威这样的人。

为了使史迪威履行任务，美国政府将他晋升为中将。启程前，他又和家人一同生活了4天，在此期间，他组成了35人的参谋班子。陆军部还计划海运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去训练国民党士兵，教他们使用美国的装备，并向他们传授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1942年2月13日，史迪威一行踏上了去中国的征程。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飞抵重庆，在这里设立司令部并同蒋介石通报情况。

自2月15日到3月1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亚洲战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日军强有力的进攻下，新加坡于2月15日失守。缅甸的首都仰光于3月7日陷落。

史迪威相信进攻可以挽救缅甸，于是向蒋介石提出指挥权的要求。蒋口头上不得不把指挥权交给史，但又对把第5军、第6军让史拿去冒险犹豫不决。经过两人讨价还价，3月11日，得到蒋介石口头授权的史迪威前往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辖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作战。

在史迪威和杜聿明（远征军代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的指挥下，中国远征军取得了一些局部性胜利，并有效地为被日军围困的英缅军解围。

这时，远征军第6军、西路英缅军正与日军激战。日军集中陆、空军和炮兵向在同古的第5军第200师猛攻。同时日军从仰光派出的后续部队很快加入攻击，对第200师强行包抄。第200

师已连续战斗 12 天，补给中断，粮弹两缺，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杜聿明遂下令第 200 师突围。史迪威则坚决反对，他“倔得像一头驴子”，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进攻，并派参谋窦尔登监督实施。杜聿明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服从史迪威的命令，继续实施有计划的撤退。

远征军入缅后，蒋介石表面上要远征军绝对服从史迪威的命令，但实际上，史迪威所有的命令都必须经杜聿明、林蔚和一个联络官报请蒋介石批准。联络官有一部和蒋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待蒋批准后，再依次通过同样的渠道传下来，然后才能开始行动。由于指挥系统混乱，盟军缺乏协调和空中支援，缅甸战事失利，史迪威和杜聿明被迫率部分别撤往印度和中国，国际援华交通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

4 月中旬，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远征军走向了惨败的境地。

史迪威果断地把狼狈不堪的盟军人员组织起来。他率领 144 名溃不成军的参谋人员从眉苗穿过缅北丛林，向印度英帕尔败退。

5 月 20 日，史迪威率领队伍抵达印度的英帕尔，他以自己周密的计划、坚强的领导，终于把这支队伍完整地带出了缅甸。

5 月 24 日，史迪威在新德里回答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后，就缅甸战役发表了声明：“我声明，我们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返回缅甸。”

在总结这次失败的原因时，史迪威除了归结为技术上的劣

势——空军、坦克、火炮、机枪、迫击炮、弹药以及后勤运输上的劣势外，认为还有人为的因素，即“指挥上的愚蠢和胆怯，蒋介石的干涉，英国人的铁路运输组织工作的混乱，糟糕的交通状况，英军的失败主义和不利的战术态势。”同时，史迪威痛切地感到，“蒋介石使得我办不了任何事……”

蒋介石把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史迪威的头上。六、七月间，蒋介石以史迪威不服从命令为由向美国提出撤换史迪威，这一要求由美国总统特使转告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认为在中国除了支持蒋介石外，找不到其他替代的办法，因为他担心重庆政府如垮台，在战胜日本之后，远东力量会出现真空。他认为史迪威锋芒毕露，个性太强，在其他地方比在中国更加有用，于是准备撤换史迪威。

罗斯福的意见遭到参谋部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要想重新打通缅甸的运输线，说服中国人采取军事行动，史迪威是必不可少的人物。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罗斯福同意了马歇尔、史汀生的意见。

四、面对挫折 改革军队

史迪威回到新德里后，鉴于他在缅甸的亲身经历，致电陆军部，要求向中国战区派遣美国部队参加作战，只有这样才能收复缅甸。由于美国正全力以赴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马歇尔明确答复：不可能！于是他不得不决定采取措施，提高中国军队的

战斗力。

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了军队改革计划：整编部队，减少空架子师，合并步兵师，使各部队满员，然后把现有武器发给那些能够作战的部队，利用有限的资源装备起一支强有力的突击部队，顶住日军的进攻。史迪威还建议，对军官进行一次全面的筛选，擢升有能力的军官，彻底清洗昏庸无能的高级军官，否则就是提供再多的物资装备，这支军队也还是会继续腐败下去的。最后他劝蒋介石挑选一名可以信赖的人担任前线总司令，给他以总的指示，然后放手让他去指挥部队，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建议没有作出答复，却让宋美龄提醒史迪威，军队不能大动，以免伤筋动骨，并说：“头不能砍下来，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

史迪威明白，改造军队的工程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事业，他甚至有可能是在拆自己的台。

蒋介石的政权具有军阀的特征，他自己没有绝对权威，只得依靠亲信和特务组织进行法西斯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敢缩减改造其嫡系部队，也难以裁减地方派系的军队。

基于上述原因，史迪威明白，蒋介石内心并不需要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战斗部队，这支部队对于蒋介石与其说是福音，倒不如说是威胁，他担心 30 个师的部队会被一个新手或集团所掌握，削弱以至对他的权力形成挑战。至于撤换庸碌无能的指挥官，蒋介石同样不会感兴趣，因为如果这样，被撤换者将是那些效忠于蒋和对蒋感恩戴德的人。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计划大为不满，大骂史为“帝国主义者”，认为史把他看成北洋军阀。他一面与史迪威虚与委蛇，一面与史

讨价还价，索取租借物资。史迪威给蒋呈送了5份关于改造军队的备忘录，蒋介石一拖再拖不给回音，也不同他见面。

于是，史迪威不得不拿出手中唯一的一张牌，即以租借物资作为交换条件，争取蒋介石同意改造军队的计划，至少可以先从训练30个师的计划开始。蒋介石需要从美国政府攫取更多的物资，加上柯里的斡旋，蒋史之间的矛盾才稍有缓和。

8月，史迪威着手运用美国租借武器装备中国30个师（包括以远征军余部为主而组成的中国驻印军，史迪威为驻印军总指挥），设立拉姆加尔训练中心和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以训练受械部队官兵。正式开训典礼之后，9000余名步行到印度的缅甸战役的幸存者是第一批受训的部队。10月份开始，国内开始每天运送400人到此受训。11月，每天出动16架飞机，运送650人，到12月底，在拉姆加尔受训的中国部队达到3.2万人。

史迪威的训练方法是对部队进行强化训练。训练主要是通过示范进行，中国人善于模仿的特长使这种训练极为有效。史迪威还亲自参加教练，他耐心地卧在每个士兵的身旁，为他们做示范，或者校正瞄准点，每逢重大纪念日的仪式上，史迪威总是向中国部队发表演说。他用汉语向士兵们讲述中国历史故事，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醒中国士兵们应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所贡献。

根据对中缅印战区形势的分析，史迪威认为打通仰光与昆明之间的交通线是关键所在。1942年7月，史迪威提出盟军合作收复缅甸、打通中缅交通线的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安纳吉姆”计划虽然经盟国卡萨布兰卡会议、三叉戟会议、

魁北克会议和开罗会议多次讨论修改，但因中美英利害关系不一而未取得一致意见。史迪威为了使收复缅甸战役早日打响，采取了“扯袖子”的办法，使中英这两个不和睦的盟国戮力同心，一致行动。他跑到重庆拉拉蒋介石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计划从南面攻入缅甸；接着又飞到印度，拉拉英军司令的袖子说，蒋介石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引导两个国家一致对付日本决非一件易事。”史迪威不得不感叹。同时，史迪威深知拖延的危害性，决心依靠所属的中美军队反攻缅甸。

史迪威还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指出国民党在屯积租借物资以供战后使用，主张给美军驻华代表以讨价还价的机会，利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提出交换条件，制定联合作战计划让蒋介石承诺，逼蒋积极抗日。这个建议得到陆军部的赞同。可是，蒋介石却一再向美国要求具有处理租借物资的全权，但均遭到拥有租借物资控制与监督权的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因此，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再次激化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1942年10月，蒋介石对美国未能兑现它的援华物资诺言感到强烈的不满，他不顾后勤方面的具体困难，认为这是史迪威没有尽职的结果。尤其是当他从宋子文那里得知，史迪威没有全力以赴为中国争取援助时，更是心怀怨恨。于是通过总统特使，蒋介石向罗斯福施加压力，再次要求撤换史迪威。而罗斯福由于担心日本战败之后，远东会出现力量真空，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亚洲牵制日本法西斯力量，确保美国的亚洲战略，因此他建议马歇尔召回史迪威将军。

只是由于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支持，史迪威才未被

召回。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是一个事实，但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

1943年春季，史迪威在宋希濂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面前尖锐指责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抗战不力。后来又多次建议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以便能代表所有集团与党派意志，使美援能有效地用于抗日。同年9月，正当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酝酿之时，史迪威建议让八路军开进五台地区，袭击平汉铁路，和国民党军协同作战，提出用部分武器装备八路军。

深知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史迪威，于1943年向美国政府建议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以便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进一步从政治方面了解中国共产党并尽可能地疏远中国和苏联两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害怕这种了解与合作，百般阻挠与反对，史迪威则始终坚持。

五、史蒋对立 矛盾尖锐

1943年10月，史迪威被任命为东南亚战区盟军最高副司令，成为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的副手。这时他在重庆已成了众矢之的，蒋介石明确地要求美国把他召回，美国总统也已经同意召回史迪威。理由是他同中国军队的关系极坏，已经失去部队的信任。蒙巴顿刚到一个新的战区，正需要有人协助，得知史迪威的处境大吃一惊。在他飞抵重庆时，运用其机智的手腕，向蒋介石间接施加了压力。史迪威为了避免被免职，强压怒火，与蒋介石主动见面，双方终于“和解”了。

随即史迪威着手反攻缅甸的战役准备工作，他派出部队向缅甸推进并掩护修筑雷多公路。12月，大规模反攻北缅开始。参战部队包括新1军和新6军、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和第14航空队、美国“抢劫者”突击队。在史迪威的指挥下，官兵们克服险峻地形、茂密丛林和恶劣气候带来的诸多困难，先后在胡康谷地、孟拱谷地和伊洛瓦底谷地与日军激战。

1944年3月，日军向英帕尔英军基地发起全面进攻，英军挫败日军后进入缅甸战场。5月，卫立煌率中国远征军从滇西向缅甸日军发起反攻。在友军的配合下，史迪威率部于1944年5月向北缅军事重镇密支那发起进攻，经过长期浴血奋战，8月攻克了密支那。至此，史迪威率部消灭了日军第15师团主力，基本修成了雷多公路（后来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从而打通国际援华交通线，使美国租借物资得以通过陆路运入中国。

第一次缅甸战役的经历使史迪威意识到自己没有中国部队的实际指挥权，更加相信“中国士兵是极好的材料，但为笨拙的领导所浪费和出卖”，认为国民党将领不值得信赖，而欲取得缅甸作战的胜利，就得拥有所率中国部队的实际指挥权，排除蒋介石对战地指挥的干预。1944年7月，当国民党战场在日军“一号作战”中出现溃败局势时，史迪威希望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以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使美国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他们在军事上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共产党武装的潜力。史迪威出于与日军作战的目的，他非常自然地渴望与他认为有朝气、有明确目的的军队取得联系。这种心情，随着国民党战场的每况愈下越来越迫切。为了取得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第一手资料，他于3月就准备派

军事观察团前往延安，但遭到蒋介石的阻挠。

为了说服蒋介石，罗斯福总统于3月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华莱士促成了“迪克西”军事观察团的成行，但同时蒋介石再次向华莱士提出撤换史迪威。这时，宋子文和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也火上浇油，华莱士由此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这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当时，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关心的是如何赢得战争，而不是解决中国问题。他们对解决中国危机的建议正好与华莱士相反：扩大而不是取消史迪威的权力，简单地说，让他指挥中国军队，并建议晋升其为四星上将。

关于如何解决当时中国战场危机问题，参谋部长马歇尔问过史迪威，史迪威回答：……假如总统向蒋介石发一份内容强硬的电报，强调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和中国一直忽视的军队的严重状况，坚持在紧急情况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蒋介石或许会被迫授予我指挥权力。我相信中国军队会接受我的。“如果允许蒋介石及其一伙控制租借法案供应物资，你知道谁将得到供应，你也知道谁将得不到供应，我们总得想办法将武器交给共产党，他们是要打仗的。”

马歇尔听了史迪威的陈述，马上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向罗斯福总统送交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和任命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建议书。

7月6日，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发出了由陆军部起草、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这正是史迪威所希望的。电报说：“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本人的态度。但是……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有能力、有力量、有决心来清除正在威胁着中国和我们的灾

难。现在我要将史迪威晋升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直接置于你的领导之下，负责指挥所有中国和美国驻华部队。你必须赋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和权力，阻止敌军前进……”

这时的史迪威相信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有力支持，他正高兴地开始着手安排接管军事指挥权，并准备“与作战的共产党人携起手来”。

1944年7月22日，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抗日作战情况，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派出了以包瑞德上校为组长，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去延安。观察组通过对延安的细致考察，向史迪威及美国政府提出大量有关延安党政军民的客观报告，多次要求美国向延安提供援助。史迪威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是一支正在形成中的更为强大而更为可靠的抗日战争力量。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言行不一；共产党则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人民参政，言行一致。于是史迪威提出了对延安的军事援助计划并表示要访问延安。尽管因受美国对华政策约束而未能将援助计划付诸实施，史迪威还是尽其所能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由于蒋介石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其举止言行不得不小心谨慎，因此，当他收到罗斯福的电报后，表面上接受了电报中的要求，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蒋介石坚持要对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有控制权，并要求华盛顿派一名特使来“调解我和史迪威将军的关系”。9月初，罗斯福委派前陆军部长赫利将军赴华，调解史、蒋矛盾。

也正是在这时候，华东地区已全部沦陷，日军逼近滇、黔，直接威胁重庆。蒋介石急令调回在缅甸前线萨尔温江地区的中国远征军部队，保护滇黔大后方。

9月15日，蒋介石命令史迪威将正在缅北密支那作战的驻印军调去进攻八莫，以解救龙陵的滇西远征军，史迪威认为这是蒋介石有意削弱他指挥的军队，拒绝蒋的命令，并进而要求蒋调围堵延安的胡宗南部南下赴援。至此，史蒋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

史迪威将其处境电告了马歇尔，并告之，如果这样，史迪威几个月为打通中缅公路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将付之东流，并将直接危及驼峰航线的安全。为此，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函：“近几个月来，我多次请求阁下采取严厉的行动来清除渐渐危及中国和阁下本人的祸患。由于阁下至今尚未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华军，致使华东要地失陷，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

“我确信，阁下现在要阻止日军实现其在华目标，唯有立即加强萨尔温江中国部队的力量，饬令他们向前推进，同时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予他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全权。如果我的请求得以实现，那必将坚定美国保持和增加援华的决心……”

电报是发给史迪威、请他转递蒋介石的。史迪威吩咐将电稿译成汉语后，随即赴蒋介石的别墅。当时蒋介石正在和要员开会，在进会议室前，史迪威先叫出了赫尔利，向他出示了电文。赫尔利出于外交家的本能觉得电文的语气应予以缓和，并提出由他将电文口述给委员长。史迪威没有同意，他自己亲自将电文带进会议室面呈蒋介石。蒋介石接过电文读完后，没动声色，只是

用眼睛扫了史迪威一下，说“知道了”。然后，他坐下沉默了片刻，起身宣布散会。

这份电报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震动。但使史迪威震惊的是，蒋介石不仅不委任他，反而正式要求召回史迪威将军。

六、调解无效 被召回国

史迪威的胜利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其兴奋的时间也是短暂的。9月24日蒋介石与赫尔利谈话，次日发出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只要能把史迪威作为蒋介石身旁的一根刺移开的话，国民党就能够实现罗斯福意愿中的每一件事。最后借口史迪威面呈罗斯福总统急电含有侮辱之意，拒绝任命而强烈要求召回史迪威。

当得知罗斯福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仍举棋不定时，赫尔利在10月10日又给罗斯福捎去口信。他对罗斯福说，中国各种棘手问题的症结在于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个人的性格不合，只要召回史迪威，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蒋介石同史迪威的矛盾，自史来华开始，就一直处于激烈的对抗和不可调和之中，他们俩是名义上的盟友，也都为中国的命运搏斗着，但追求的目标不同，而由此反映在指挥权、援华租借物资以及改造国民党军队等问题上。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互相敌视，不肯屈服。蒋介石曾三次亲自或劝诱别人要求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傲慢、固执且不知圆滑二字为何意的史迪威则用公开的鄙夷来回敬蒋介石。

赫尔利调解无效后，于10月11日，将蒋介石坚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坚决态度报告给华盛顿，并认为蒋和史“性格有异，互不相容”。同时他也支持蒋的主张，并告诫罗斯福如再支持史迪威将要失去蒋介石。罗斯福担心在史迪威问题上会加速蒋政权的垮台，从而破坏打败日本的计划。

罗斯福总统被迫在截然不同的两种作法中选择其一：要么支持史迪威；或者撤换他，支持蒋介石。

也恰恰在这时，美国对日战略由中国大陆进攻改为由海空军向日本本土进攻。军事上，美国对中国战场的需要程度降低，而政治上，美国需要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作为战后美国在远东和世界的主要支持者。

罗斯福出于总统竞选和支持蒋介石等方面的考虑，1944年10月18日电令“立即将史迪威将军从中国战区召回”，另派魏德迈接任。

史迪威接到电报，感到十分突然和气愤。在离别中国前夕，他向有关人员致函告别。他函告延安的朱德，“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他把自己的皮大衣送到八路军后方，留给他敬重的朱德将军作纪念。他又与孙中山夫人告别，宋庆龄为之流涕，希望他能去华盛顿向罗斯福总统说明真相。

蒋介石派人来见史迪威，提出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国民党政府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史迪威婉言谢绝。

1944年10月21日，寒风萧瑟，乌云密布，史迪威上了飞机，永远离开了中国。何应钦得意洋洋地到机场为他送行。这一事件的真相被新闻界披露后，引发了一场舆论界猛烈攻击蒋介石

政权的轩然大波。

史迪威回到美国后，美国舆论界纷纷发表报道或评论，斥责国民党政权，为史迪威鸣不平，批评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

面对强烈的舆论反应，罗斯福不得不就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一再声称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冲突完全是性格不合造成的，不涉及政治、战略和政策问题，也不牵扯“所谓的共产党”问题。重庆方面由宋子文出面，也向新闻界散布同样的观点，声称这只是“人事问题”、“个人问题”。

史迪威呆在家里，一直保持沉默，门外总有拿着笔记本或麦克风的记者要求见他，但他都婉言谢绝了。

1945年1月25日，由缅甸利多通往中国的公路修通，蒋介石出于外交礼节，下令将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史迪威在美国听到这一消息，很不高兴地说：“是谁叫他这样做的！我不赞成。”美国电台播放了他为此发表的讲话。他向参加建设这条公路和为建设这条公路而战斗的所有人——步兵、工程兵、医疗队、空军飞行员、汽车驾驶员和劳工们致敬。但他没提自己，好像他根本就没去过那里似的。2月10日，美国政府为表彰史迪威的功绩，授予他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和一枚优秀服役勋章。

七、日本投降 主持仪式

风波渐渐平息，史迪威回到华盛顿。

1945年1月23日，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部司令，负责训练部队的工作。司令部设在华盛顿，但史迪威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下面各兵营度过的。他从一个兵营跑到另一个

兵营，视察部队的训练情况，处理回国部队的各种问题。他与其他视察的将军不同，去部队时不看营房的情况，而是一到就去观看部队的操练和射击。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训练工作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能忍则忍，但是，一旦忍不住就会爆炸。”

除了训练，他还致力于编辑《中缅印战区史》的工作，撰写了大量材料。这部大型官方史料分为作战报告、政治和陆军各部门等章节，3月7日成稿交陆军部。书中他批评了美国的政策。在书的末尾，他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就美国对这个政府所承担的义务提出了异议，并预告国民党政府必将垮台。按照参谋总部的指示，书的内容削减为不到700页，而且必须将严厉批评蒋介石和英国人的部分删掉。史迪威拒绝这样做，书也因此未能出版。

战争仍在激烈进行。1945年1月，太平洋西南战区的美军部队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进攻吕宋岛，随即向马尼拉进军。2月，海军上将尼米兹率领的太平洋中部战区部队在硫磺岛登陆。史迪威密切注视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仍盼望着有一天能指挥美国军队对日作战。根据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的决定，盟军已把太平洋作为对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同时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以消灭大陆上的日军。美联社2月7日发表一篇文章曾在评述这一计划之后，分析了能指挥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军官人选，其排名顺序依次是史迪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

4月，美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指挥系统作了调整，麦克阿瑟任太平洋美国陆军总司令。同月，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5月，马歇尔安排史迪威到麦克阿瑟的太平洋前线视察，顺便也看看那里有没有合适的指挥位置。

史迪威和麦克阿瑟是仅差一届的西点军校同学，彼此非常熟悉。麦克阿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向他介绍了前线情况，并为他安排了视察活动。美军在太平洋上正迅速推进，菲律宾的战斗已基本结束，硫磺岛也已占领，冲绳岛和塞班岛上的战斗正激烈地进行。6月18日，史迪威准备回国，麦克阿瑟又与他亲切交谈。他问史迪威是否愿意担任他的参谋长，史迪威摇了摇头，对他说：“我认为我适合当一名前线司令官。”麦克阿瑟又问他：“作为一名四星上将是否可以担任集团军司令。”史迪威答道：“只要让我带兵打仗，哪怕指挥一个师也行。”可是，当时确实没有位置可以安排。第二天，史迪威只好离开前线回国。当他抵达夏威夷的火奴鲁鲁时，突然接到麦克阿瑟的电报：“立即返回关岛，指挥第10集团军。”原来，该集团军司令巴克纳将军在冲绳指挥作战时，不幸被弹片击中身亡，史迪威侥幸得到一个指挥位置。

6月23日，史迪威正式就任第10集团军司令。但在同一天，美军已基本占领了冲绳岛。以后的战争进程更是急转直下，史迪威终于还是没能指挥美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正当史迪威准备在战争中大显身手的时候，8月8日和9日，美国相继在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4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了。

8月31日，史迪威和其他军官一起抵达日本，准备参加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9月2日，史迪威出席了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7日，他又亲自主持了琉球群岛日军的受降仪式。

剩下的事情就是对日本及其殖民地的占领了。按原定的计划，史迪威的第 10 集团军将进驻朝鲜。但是，蒋介石却极为敏感地又一次伸出干涉之手。他致电杜鲁门，要求美国就“史迪威将军将率领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传闻作出说明。杜鲁门回电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麦克阿瑟认为，朝鲜也得算“中国沿海”。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决定取消第 10 集团军的占领行动，准备于 10 月 15 撤回国内。

当获悉第 10 集团军不参加进驻日本的行动时，史迪威想再去中国看一看。9 月 26 日他致电马歇尔要求批准他去北平看望老朋友。当时在中国的斯特拉特迈耶就此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一周后，蒋介石回答说不同意。很明显，蒋介石是担心史迪威的影响或意图。蒋说，由于北平驻有共产党的部队和日军，形势“很乱”，在国民党军进驻北平以前，史迪威将军的访问有可能被共产党所利用。

听到这一消息，史迪威非常气愤：“他们不希望我现在去亚洲大陆。……也许蒋介石以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我也真想那样干一番。”

八、关注中国 热爱中国

1945 年 10 月 18 日，史迪威回到美国，他带回去的第 10 集团军被解散，给他安排的新职务是军需装备委员会主席。他对这个工作一点儿也没兴趣。战争结束了，部队没有了，他也 62 岁了，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他长期关注的中国，出现了一些和平的希望，但也潜藏着

内战的危机。赫尔利和魏德迈已经与蒋介石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其亲密的程度连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美国人的军舰在帮助蒋介石把大批的军队运往华东、华北和东北，局部的冲突不断。

这时，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正准备打一场全面的内战。对此，史迪威是有预见的。

1945年1月，史迪威在同参议员穆斯谈话时说：“中国终究要爆发一场持久的内战。我们对此是无可奈何的。我们只能等到中国内乱平息之后再见机行事。只要蒋介石继续执掌大权，国共两党就不可能有联合之日，甚至工作上的合作也不可能。”由于美国支持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美国在华的信誉已一落千丈。为此，他憎恨华盛顿，在他看来，“华盛顿与重庆一样，都是一大堆粪。”

1945年8月抗日结束后，美国派飞机和军舰把国民党军队运往大后方抢夺胜利果实，并同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发生冲突。史迪威认为，美国单方面提供援助的做法极有可能使自己卷入中国的内战纠纷。

11月，史迪威的老上司马歇尔刚刚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宣布退休，杜鲁门总统找到他，让他赴华“调处”国共关系。马歇尔没有直接找史迪威，而是派一位助手去征求史迪威的意见。当史迪威听到杜鲁门对马歇尔赴华使命的指示后，他明确地断言，马歇尔的使命不可能成功，一旦蒋介石知道美国的基本政策决不会抛弃他时，他就决不会对中国共产党人作任何让步，而只会变得更加强硬。他认为：“我们应该脱身离开那里——立刻。”但是，马歇尔还是去了。

1946年1月，史迪威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司令，兼管西部

防御司令部的工作。他离开华盛顿，回到西海岸，到旧金山的普勒西迪奥就职。那里离他在卡梅尔的家，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他想，再有一年就到64岁的退休年龄了，那时就可以摆脱一切，过些轻松的日子。

马歇尔的中国之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最初的停战协议，没有多久就成了一张废纸。局势首先激烈起来的是东北，国民党的军队乘坐美国军舰，大批地开到那里，先期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4月6日，史迪威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收信人的名字，也不知是否曾经发出。信中写道：“满洲难道不是一个奇观吗？这真使我渴望丢下手中的铲子，到那里去和朱德一起扛枪打仗。”

1946年7月，他奉命去马绍尔群岛中的比基尼观察两次原子弹试验的结果。1个月后返回时，他的妻子发现他明显消瘦，脸色不好。他感到手脚冰冷，有时还头晕目眩，体力不支，几次昏睡在椅子上。9月28日，他住进了莱特曼陆军医院。

10月3日，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给他作了手术检查，发现胃部的癌变已到晚期，并且已扩散到了肝部。

史迪威已到了弥留之际，他提出希望得到一枚战斗步兵纪念章。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奖章，凡在第一线战斗过的士兵都可以获得。史迪威作为战斗一生的四星上将，已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包括一枚荣誉军团勋章，一枚优秀服役十字勋章，两枚优秀服役勋章，但他渴望得到作为一名火线战士的荣誉。10月11日，陆军部满足了这位老战士的最后希望。这是一种刻有一只步枪图案的普通纪念章。陆军部副部长帕特森来到史迪威的病床前，亲自

向他颁发了战斗步兵勋章。

第二天，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将军在昏迷中与世长辞，走完了他63年的人生路程。

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没有为他举行葬礼，没有保留骨灰，尸体火化后撒进了太平洋。

史迪威在他的一篇遗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只要不辜负国家的期望，不虚度一生，也就心安理得了。”

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刚强、坚毅的将军。

美国许多报纸、杂志发表社论或评论，颂扬了他的品德和功绩。《亚特兰大宪法报》指出，史迪威将军是美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威望的军人之一。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忠诚的朋友。

朱德在唁电中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仅使美国丧失了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了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

周恩来的唁电指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是最优秀的战士……中国人民将永远把史迪威将军的名字铭记心中。”

南京，国民党方面也召开了追悼会，气氛十分冷淡。蒋介石写了一副挽联：“危难仗匡扶，荡扫倭氛，帷幄谋谟资肇划；交期存久远，忽传噩耗，海天风雨吊英灵。”

50年以后，史迪威将军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心中。重庆市于1991年10月将史迪威将军旧居辟为纪念馆，成立了史迪威中心，先后召开了两次史迪威研讨会。

史迪威将军的子女也没有忘记中国，史迪威学院基金会与四川有关方面合作，先后建立了史迪威国际文理学院、史迪威国际护理专业、史迪威外国语学校、史迪威图书馆等等，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